



黄苗子 著

青年读本

青 灯 琐 记

黄苗子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灯琐记/黄苗子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4

青年读本

ISBN 7-80094-977-x

I . 青…

II . 黄…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410 号

丛书主编:邓九平

策 划:张家勋

青 灯 琐 记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364 千字 插页 2

2004 年 2 月 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 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094-977-X/I·509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联系: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84040746

目 录

·记人篇· (一)

画手看前辈

——记黄宾虹先生 (1)

跌宕飞扬 手挥五弦

——谈张大千的绘画 (13)

江山代有才人出

——潘天寿小记 (38)

落笔摇五岳

——徐悲鸿小传 (46)

因蜜寻花

——叶恭绰谈书法 (65)

英也夺我心

——李苦禅小记 (74)

西子湖恋情

——记林风眠 (78)

妙造自然·与古为新

——傅抱石的生平和作品 (84)

青年读本

梦痕拾拾

- 悼庞薰琹 (117)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
——李可染及其艺术 (122)
山高水长
——叶浅予三题 (141)
法由我变·艺为人生
——记吴作人 (160)
夕阳红隔万重山
——启功杂说 (164)
脱却樊笼奋翅飞
——吴冠中的突破 (177)
目 一个造梦的土家人
——黄永玉三题 (193)
录 速写·生活·技巧
——黄胄的创作经验 (223)
梅花草堂人瑞
——朱屺瞻三题 (233)

·记人篇· (二)

- 郁达夫的诗 (242)
附：风雨茅庐 (247)
老舍自传 (249)
生命之火长明
——记沈从文先生 (251)

青灯琐记

附：从文先生	(262)
平生风义兼师友	
——关于夏公的片断回忆	(264)
半壁街忆语	(268)
风雨落花	
——记梁白波	(275)
说杨诗	
——为《银翘集》写	(283)
王世襄其人其书	(291)
不会老的小丁	
——记丁聪	(296)
刑天舞干戚	
——记廖冰兄	(305)

目

录

·叙事篇·

我的自传	(310)
青灯琐忆	
——记我的童年之一	(313)
香江之恋	
——记我的童年之二	(325)
烽火断忆	(334)
芬先生	
——纪念大哥祖芬	(337)
床虱	(341)

青年读本

学诗乎？

- 《牛油集》后记 (345)
学书随想 (359)
遗 嘱 (365)
后遗嘱 (369)

·随笔篇·

- 论交朋友 (373)
目 画家的互相推重 (375)
师天·师古·师心 (378)
录 藏书和藏书印 (380)
· 联 妙 (382)
门 联 (384)
语 石 (386)
盆 景 (388)
黄菜叶 (390)
酒 故 (392)
茶 事 (398)
静 (400)
寂 寞 (402)
忙什么 (404)
说“曲折” (406)
画个圈儿替 (408)
多 (410)

青灯琐记

- 说真话 (412)

·游记篇·

- 兰亭 (414)
沈园怀放翁 (421)
春波桥 (423)
钓台的春昼 (425)
华山谈险 (427)
凤凰游
——湘西凤凰散记 (435)
佛山祖庙 (444)

· 目录 ·

·韵语篇·

- 题林锴《钟馗夜归图》 (450)
吊赵丹 (450)
游青岛鱼鳞峡 (451)
韩羽画戏，漫题一绝 (451)
菩萨蛮 题《寒山诗意图》 (451)
步吴甲公韵 (452)
吊绀弩六首 (452)
奉和友人问病之作，时足部患痛风 (453)

青年读本

- 鹧鸪天 自题杂文小集 (454)
苦人索书 (454)
咏史六首 (454)
启老八十，未克踵贺，打油致祝 (456)
鸡年元日寄丝韦兄四首 (456)
《嘉音》一首寄宪益，贺其获港大名誉博士学位 (457)
自题《雅士图》 (458)
悉尼饮宴过度，归后胃出血大吐，诗以自戒 (458)

目

录

·记人篇·(一)

画手看前辈^①

——记黄宾虹先生

瘦长身材，老是穿着长袍；皮肤红黑，有点像饱经风霜的农民；上唇留着短髭，双目炯炯有神；接待朋友后辈非常和蔼恳切，总是带着笑容，用粗朗的低音娓娓清谈，使你和他接触感到终日不倦，这就是黄宾虹先生给我的印象。

宾虹先生(1865—1955)是以九十二岁的高龄病逝浙江杭州的。自从民国三十七年自北平南返后，宾虹先生便定居杭州栖霞岭。

宾虹先生原名质，字朴存。安徽歙县人，黄山所在之地。自从明代以来，这座七十二峰雄秀挺峙，烟云变化、松石瑰奇的名山，就孕育和启发了许多画人。明清间的梅瞿山兄弟、石涛、程邃、浙江这些名家、无不与黄山有关。宾虹先生自称“黄山山中人”，这就是他以生长此山为荣的表示，事实上，黄山画派，是由于黄宾虹才见称于世，而黄山山水，则由于黄山画派的描写表

① 出自杜甫冬日洛阳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题吴道子画句。

青年黄宾虹

现，才受到世人注目的。

黄宾虹虽然是歙县人，但他从小随父亲在浙江金华经营布业。父亲是个喜爱书画的人，并且有几位画家朋友。黄宾虹从小就从父亲的谈论和指点中受到绘画的熏陶，他十二岁前在金华就读，就爱读清初张浦山的《画征录》，对于前辈画家，倾心佩服。二十岁返歙县，游览黄山白岳，那时他已学画十年；十八岁那年还从义乌名家陈青帆学画肖像。二十四岁在扬州的时候，从郑珊学山水画，陈崇光(若木)学花卉(陈若木是当时扬州的名画家，传说他年轻时曾在太平天国的王府中画过壁画，黄宾虹曾写过他的传记)，二十六岁，父亲在金华的广远布号被累歇业，黄宾虹去帮助父亲结束店务，从此离开金华。以后十多年，来往于歙县、扬州、芜湖一带读书教学，兼在家乡兴办农田水利。庚子那年他三十七岁，在回到歙县途中经九华山，宿拜经台，游黄山前海，作画稿三十余幅，著《黄山前海纪游》一文。九华、前海一带，原来都是石涛、梅清当年流连写生之地，黄宾虹这次畅游对他的山水创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四十四岁那年，被人控告为“革命党”，就跑到上海去，那是清光绪三十三年的事，以后便长期居住上海。那时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国学丛书》、《国粹学报》以及专门介绍中国传统绘画的刊物，邀黄宾虹担任编辑。他又加入了吴昌硕、陆廉夫、朱古微、诸贞壮等的“海上题襟金石书画会”。

黄宾虹先生是成名较晚的，他虽然十岁就开始学画，四十以前就对绘画钻研甚深，但真正为人所知，却是到了上海以后的事。这时他不但有机会饱观古今书画，并且还能与当代名家切磋交流，益发充实了他的理论与技法。因此，从四十四岁到七十四岁，整整三十年的上海生活，给这位才气纵横而又勤奋过人的画家，创造了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时期，他畅游粤、桂、荆、楚、

青灯琐记

齐、鲁、燕、赵、川、蜀。六十五岁和七十二岁，即民国十七年和民国二十四年，他四次到广西讲学，都经过香港。七十二岁那次是秋天，应香港画友李风坡、张谷维等的邀请游九龙，在沙田慧业山堂与同人商榷笔法、墨法、临摹写生等问题，张谷维把他记下来，题为《宾虹画语录》，曾传诵一时。七十四岁那年，他应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请，去北平教学。不久，日寇侵占平津，他被困在北平，抑郁地闭门从事绘画及金石文字的研究，直到八十五岁才由北平经上海至杭州，担任杭州艺专的教授，从此定居杭州，安静地度过他的晚年。1955年3月，他以胃癌病逝。翌年，浙江省当局建立了“画家黄宾虹先生纪念室”于西湖栖霞岭三十二号故居，所陈列的作品，多是宾虹先生家捐献的珍品。

黄宾虹的绘画，主要是刻苦自学。五十岁以后，与邓秋枚共同搜辑历代书画典籍，编成《美术丛书》；此外又出版多种专门介绍古代名画的《神州大观》、《神州国光集》等画册。在理论与借鉴方面，通过这些宏著又充实自己的创作，加以常常畅游大江南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艺术实践，使他成为学识渊博、修养精到、技法超妙、理论深邃的艺术宗师。从读书多而且能够把学问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这一点来看，是我国画家中罕见的。

黄宾虹对于自己中国河山，有深挚的感情，他说：“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由于对自己的国土无限热爱，他的山水画才具有触动心弦的感染力。他的一山一水，都只是为了表现中华山川的美秀而进行创作，从这一点出发，黄宾虹在行万里路中，从没有忘记携带画笔。他的作品绝不是单纯的临摹古人，追求技巧，而是以写生为主。在近代画家中，宾虹先生是最讲究笔、墨、章法的人，在他的遗著中，对此三者有极为精彩的阐述，但是笔、墨、章法，都只是为了表现真山水的形神状态，而不是单纯的笔情墨趣。在他遗留下来的创作中，写生山水册幅和写生

青年读本

画稿占很大的数量，这正是黄宾虹作品的主要特征。黄宾虹提出“平(用力平均、如锥画砂)、圆(起笔用锋、收笔回转)、留(笔有回顾、上下映带)、重(笔力能扛鼎、笔下金刚杵)、变(知白守黑、推陈出新)”五种用笔的方法和“浓、淡、破(淡墨破以浓、浓墨破以淡)、泼、渍、焦、宿”七种用墨的方法。他说：“一笔之中，有数色之墨；一点墨之中，有干湿互用之笔，此谓有笔有墨。”这在他的作品中，都很容易地找到典范。

除了笔墨的运用之外，宾虹先生用水，有他独到之妙。他用水把浓墨、焦墨化开；用水渍痕衬出画面的空灵；又用大笔蘸水铺在画面上，来求得画面的氤氲谐协。他常常说“画要达到浑厚华滋的效果”，他的用水法，正是达到这一效果的窍妙。宾虹先生的作品，十分讲究章法，特别是他的写生山水。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本《黄山写生册》，构图千变万化，烟云树石，安排得非常恰当，使人感觉到他把黄山最美的景色都收入笔底，但又不是呆板地、一成不变地重现黄山的一水一石。他主张写生“不妨增损”，“照实写生，恐妨过板”。中国山水画的写生，主要是“写神”，把真实山水最美的部分表现出来，因此，对真实山水的不美之处可以“损”，而美的部分则“不妨增”，即用各种方法突出或夸张它所特有的美。要达到这个要求，笔墨技法的掌握之外，章法(构图)的讲求是更重要的。他认为章法的虚实取舍，“乃画家造诣之极”。他常说：“江山如画，言如画者，正是江山横截交错，密虚实，当有不如图画之处，芜杂繁琐，必致人工之剪裁。”这种“剪裁”，也就是章法的运用。从中国画来说，笔、墨、章法的运用产生气韵，“气韵生动”，则是中国绘画所追求的准则。

宾虹先生觉得，不懂得用笔用墨，终无以见章法之妙，“阴阳开阖，起伏回环，离合参差，画法之中通于书法”。因此，他晚年对于金石碑帖、钟鼎彝器，特别是秦汉玺印文字，下很深的功夫

青灯琐记

去研究(他搜藏很多古玺印,并辑为印谱)。中国绘画发展到近代,从书法的探求来丰富画法用笔的趋向日渐显著。如果说:赵之谦的用笔得力于魏晋碑刻、吴昌硕得力于石鼓文的话,那么,黄宾虹则得力于钟鼎及汉印;这是大家所承认的。他在《论笔法》一文中,有一章专说“三代秦汉之笔法溯源缕刻”,文末云:“练习国画,金石拓本,宜常备案头,随时临摹,增进笔法。”宾虹先生的用笔,刚劲老辣,如刀切玉,这和他的玺印金石的研讨是分不开的。“力挽万牛要健笔,所以浑厚能华滋”(自题山水诗)。浑厚华滋,是他毕生追求的画境,而达到这个境界,要有力挽万牛的健笔,健笔的来源则从书法的钻研中来。这是研究黄宾虹作品的人,都知道的。

大体上说,黄宾虹先生的绘画,在七十五岁前,笔法空疏明快,用笔披离,更接近于他所推重的同乡先辈程邃。七十五岁以后,逐渐发展为浓重深邃、层次不穷的境界,用笔则越老越辣,浓墨淋漓杂以青绿,打开国画的新境界(香港的鉴赏家称前者为“白宾虹”,而后者为“黑宾虹”),完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而给后人开辟新的途径。李可染先生就承认他的作品得力于晚年的黄宾虹。而宾虹先生于厚重中,更见空灵。

黄宾虹先生对我国艺术的伟大贡献,除了他的绘画成就之外,还应当提出他在保存整理我国古代美术论著方面的功绩。民国初年,他和邓秋枚合编的《美术丛书》,经他三次修订,分为四集,共一百六十册。这套丛书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起,迄民国十五年(1926)止,先后十余年完成,集中了许多前人罕见的美术论著。他的美术著作如《古画微》等,对我国美术史有独到的见解,至今还是美术论著的重要著作。此外,宾虹先生又是最早以铜版及珂罗版印刷介绍我国古代绘画的一个人。他所编的《神州国光集》,及有正书局的《中国名画集》,是早已脍炙人口的

青年读本

大本画册。

黄宾虹先生逝世多年，缅怀这位对我国近代美术作出伟大贡献的人物，自不免心向往之。

二

黄宾虹先生的作品，并不“雅俗共赏”。我接触到的意见大约有两种：一种是，画面的线条乱糟糟，看不懂；另一种是，功力深、表现力强，达到山水画的高度境界，用笔之妙可与19世纪中期欧洲印象派大师媲美。

艺术欣赏要有一定修养，而修养总是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听惯了下里巴人，一时不会欣赏阳春白雪，这是不奇怪的；但经过一定时期的研究、探讨、理解、习惯的过程，阳春白雪自然也更引人入胜。黄宾虹的画好比张旭、怀素的狂草，懂得欣赏楷书的人不一定喜欢它；但是自己学过草书，懂得它的规律，再拿历代名家的草书比较，就知道张旭、怀素的狂草，确有非凡的成就。听不惯京戏的人，觉得花旦、青衣捏紧了喉咙学猫叫，很不自然，即使梅兰芳、程砚秋也不例外；但听惯了而且自己会哼哼两句之后，就觉得其味无穷，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拿西洋绘画来说，有人认为毕加索的作品简直是乱涂，毫无道理，画人不像人，画静物也离开物体形象太远；但理解现代艺术的人，都认为毕加索在现代艺术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巨人。

在美术史上，有些画家的作品，在他生前就已经名噪一时，死后也继续享有盛名，任伯年是个例子。有的生前求画者踵接，死后却不过如此的，元代的盛子昭是个例子。有的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声名大噪的，八大山人是个例子。黄宾虹生前在文艺圈子中，知道和欣赏他的人不算少，也不太多，那时已有“南黄北

青灯暖碧

齐(白石)”之称,但近五十年来,齐的声名比黄还是略胜一筹,原因是黄画比齐画较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

为什么黄宾虹的画不易懂?

用他老人家生前说过的话来解释,似乎更容易些。他说:“作画最忌者:死、板、刻、浊、薄、小、流、轻、浮、甜、滑、飘、柔、艳。”宾老的这段话,是从宋人画论中“作画最忌板、刻、结”的话发展出来的。但是从世俗的欣赏角度来说,这类作品却反而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死、板、刻是墨守成法,规矩谨严而缺乏生气,看惯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都易欣赏这种画。至于轻、浮、甜、滑、飘,这五者正是迎合一般观众鉴赏水平的诀窍,直到今天,还有些所谓“名家”沿着这条路走以博取重名,当然这种作品终究是很难持久的。至于柔、艳,更是匠家媚俗的手法之一,最容易博得世俗的赞赏。这就是说,宾老的艺术主张恰好是“与俗殊酸咸”的主张,反之,他提出应做到的“重、大、高、厚、实、浑、润、老、拙、活、清、秀、和、雄”这十四个字,则是艺术造诣的更高境界,而恰恰不为一般观众所易于接受的。

书画界有所谓“行货”一类,指的是粗制滥造,模仿冒充,匆促求售的作品。这类作品易于为世俗观众所欣赏,但真正的鉴赏家却鄙弃行货而爱好黄宾虹,就是因为宾老的作品与“行货”相比,有层次上不可比拟的高低之分,深浅之分,雅俗之分,难易之分。

上述宾老“重、大、高、厚……”的十四字诀,既是 he 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又是 he 所服膺的艺术准则。如果要领略黄画的优点,根据这十四个字一一衡量,你就可以看出宾老的画都是融会了这十四字的形象表现。黄宾虹中期以后的画,越来越具备厚实感,反复地皴擦,既浑厚,又秀润,而重、大、高、雄与老、拙、活、清、和、实都具备于尺幅之中。由于读书多,加以足迹遍全国的

青年读本

行路使他的修养特别深到，这就是他的作品达到高度水平的根基。

1980年5月在香港艺术中心的展览会场中，我们看到他各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早期的较规矩，用色清秀；中年形成自己的风格，达到浑厚华滋的境界；而晚年（八十岁后）则从心所欲，既掌握了熟练的技法，又有极高的胸襟意境，这时，他已脱离了传统的山水画领域，而创造了新的山水境界，这就是黄宾虹给现代中国山水画向前推动的巨大贡献。

黄宾虹自己曾说，要等他死后五十年，才会有人欣赏他的作品。这就是说，黄宾虹自己也知道他的作品不易为目前群众所接受。但是这次的展出证明，黄宾虹的作品并不真正难懂，大多数观众对他的作品都予以崇高和中肯的评价。并且，至少在我接触到的一些艺术界青年朋友，都感到能看到这样高成就的国画作品而兴奋激动。

很多评论家认为黄宾虹是一位可与19世纪法国印象派大家凡·高（1853—1890）媲美的画家，凡·高比黄宾虹早出生十二年，应当是同时代人。他们的艺术境界相近当然只是偶合，但是由于宾老晚年总结了宋元以来用墨用笔的方法，再加上他七八十年的创作经验，那时传统技法已不足以约束他的境界，加上那时双目不良于视，所以只能以粗笔短皴作山水，于是风格一变，创造出接近于欧洲印象画派风格的作品。山水皴法一般用长线，这种短线皴法恰好也和印象画派的某些用笔相似。这虽然也是偶合，可是正如19世纪东方艺术输入法国而引起印象画派的某些革新一样，五四以后西方艺术大量的输入，对黄宾虹的作品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

这次展览会陈列的作品，可以说相当高度地集中了黄宾虹作品的一些精粹。花卉山水，都有较精彩的作品，一页册页上的